

韩梅村 著

# 多棱透视镜下的人生

张俊彪 论



中国和平出版社

# 多棱透镜下的人生

——张俊彪论

韩 梅 村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86号

**多棱透镜下的人生——张俊彪论**

韩梅村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小乘巷4号

中国和平出版社发行

陕西省兴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0.56印张 275千字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037-877-2/I·80 定价：4.80元

# 韩梅村的评论现象

李若冰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评论家象韩梅村这样，对一个青年作家及其作品饱蘸笔墨，进行如此悉心入微的观察和剖析。这反映在他写的中国西部青年作家张俊彪论：《多棱透镜下的人生》中，洋洋洒洒二十多万字，从书中不仅清晰地看到张俊彪其人，也能见到韩梅村自己，达到了评论家和作家相互理解相互融合的程度。

本来，评论家只需对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满可以了。

但是韩梅村不是这样，他对作者作品进行了精到的剖析，同时对作者的身世、阅历、苦难生涯等作整体的审视，以至连其一见漂亮女人就“害臊”这一细节也了如指掌，可见细致入微到什么程度了。他之所以如此，是希图把握作家的遗传基因与个性心理的形成，以及对作品发生的重要影响。

我觉得，对于一个从事作家专论的评论家来说，这种全面审视是困难的，却也是必须的。这就要求专论者得有很大的耐心，下很大的功夫，同时还要和作家交心交朋友，这样才会写出使自己佩服使作者佩服和使读者佩服的评论来。我觉得，当代评论界正是少了些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因此我称这是韩梅村的评论现

象。

韩梅村和张俊彪结交已经很久很深了。

他是先读作品而后读人的。他发现，使张俊彪成名的长篇传记文学《血与火》、《最后一枪》，和长篇报告文学《鏖兵西北》，以恢宏的气势和惊人的魄力，描画了刘志丹、董振堂、彭德怀等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使他有些不解，有点懵了。这才三十出头的张俊彪，怎么会有这般阅历这般体验，又怎么会有这般笔力这般魄力，竟然逼真地自然地写出了这些杰出人物来呢？

于是他寻根刨底，探寻“牛圈娃”（张俊彪别号）的出生，“人得黑泻马遭瘟”的年谨，流浪生涯的颠颠；探寻这位在先烈鲜血浇灌的土地上成长的后生脾性，七次大难不死的奇迹，受到的屈辱和磨难，人生的抗争与拚搏等等。他终于明白，原来张俊彪奇特的经历和独有的个性，决定他从少年时代潜意识里便存在着“苦难情结”和“英雄情结”。作者所以勇于着笔塑造具有理想人格的风云人物，有其长期形成的个性的心理的因素。因此，韩梅村可以断言：“在其几乎所有作品中，可说都表现出一种沉郁的艺术气质。于沉郁中显壮伟，这既是作品主人公固有的一种品格，也是作家个性心理支配下对其主人公的一种读解。”

韩梅村论说何以这般挥洒自如，这般以理服人，完全取决于他对作家的熟悉和研究上面。他纵观张俊彪的全部作品，除对其长篇传记文学作重点论述以外，还从诸如散文的视角、小说的视角、诗歌的视角、屏幕文学的视角，追踪其创作的足迹，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探讨。与此同时，他不仅从体裁样式上进行了探讨，还从其对人物的艺术描写上进行了多视点、多层面、多角度、多方位的剖析。最后，他还集中到《张俊彪个性心理与其作品生成》这一论题上，以自己独到的观察和独特的见解，对作者及其作品作了客观地实事求是的论说。我以为，韩梅村指出作者在创作中采用了“多棱镜”透视人生的方法，而韩梅村自己在评

论中不也是运用多棱镜透视作者及其作品么！这种论说法或剖析法很有味道很别致，的确入木三分，也的确少见。因此，我把这称作是韩梅村的评论现象。

在韩梅村眼里看来，张俊彪及其作品出现奇迹是极其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从十八岁开始发表诗和小说，但引起文坛关注的，乃是传记文学。作者1979年发表以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血与火》，是涉足长篇传记文学最早的一个。此后，出版了《刘志丹的故事》（与《血与火》先后获甘肃省优秀文学奖和首届敦煌青年文学奖一等奖）、《黑河碧血》、《最后一枪》、《红河丹心》等五部长篇传记文学，也是从事传记文学创作作家中作品较多的一个。尤其是作者近期完成的份量挺重的长篇报告文学《鏖兵西北》，引起强烈的反响。

张俊彪在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方面成绩显著，正像韩梅村所说：“作家在传记文学领域，筚路蓝缕，功不可没”。韩梅村注意到了作者在某些作品中“叙述方法单一，语言明显存在瑕疵”，但从整体上观察，他充分肯定了作者在传记文学上达到的成就，这些作品“既是历史的，也是艺术的，是历史和艺术的统一体。”

韩梅村认为，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最高品质是真实，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艺术的真实。由此他对《鏖兵西北》给予特别的关注，作了切实入微的分析。当然，这是一部难度极大要求甚高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涉及的事件多头绪交织，人物多方位穿插，加之所展示的地域十分辽阔，这就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韩梅村从个性心理角度观察，认为作者具有拿下这部书的优越条件。何况作者不辞劳苦实地考察，追踪了百十位将领和指战员，占有鲜为人知的丰富的资料，尤其是作者就成长在西北这一片血与火燃烧的土地上，对于这块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血缘感情。因此，作者满怀信心地很好地完成了《鏖兵西北》。

韩梅村肯定了这部书，同时肯定了作者真实和自然的美学理想，“作家是将真实自然作为表现人物的最高境界加以追求的”，而真实是所有纪实、传记和报告文学最主要的一种品格。他认为这部书的特点是：真实，准确，翔实，是报告和文学的融合。是“第一次以报告文学形式，气势恢宏地向人们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地报告了西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尤其是以文学视角真实地刻划了众多的各种类型的人物，特别细腻地塑造了彭德怀元帅伟岸而又朴实的光辉形象。

韩梅村如此肯花心血，如此细致入微，使他的评论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他既采取了多棱镜透视的方式，同时还以个性心理的审美视角作轴线，贯穿全书始终。没有对作者的熟悉和洞察，对作品的透视和理解，是很难采用这种审美方式的。恰好，韩梅村的评说是建立在对作者及其作品十分熟悉的基础上，从而论说得很有体很和谐很服人。

韩梅村鲜明地指出：张俊彪这一个作家以遗传基因为根，“个性心理是在复杂的生活机制中形成并得以发展的”，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将视线投向那些具有悲剧性意味的人物，及其形象的塑造上”，显然，这是作者追求理想人格的体现。“我坚信，有爱有恨有血有泪终会有文学！”这是作者的自我剖白，也是文学创作的心理驱力。因此，作者在文学描写对象的选择上多是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无不打着作者个性的印记！“从而构成了作家文学创作的总体特色：以一种多棱镜观察和表现复杂的社会人生，给人以特殊的审美享受”。

韩梅村在这部专著中显示的風格是：实实在在的论说，老老实实作学问，没有花言巧语，没有故弄玄虚，悉心体察评论对象，细心入微地剖析作者及其作品，尔后给青年作家以科学的公正的评价，保持了一个评论家实事求是的品格。无疑，我是赞赏他这种求真务实精神，和学者风度的。我觉得，这是当代文艺评论界一种好现象，一种可贵的现象。

我们不时见到评论界谈说这一现象那一现象，这个作家现象那个艺术家现象，唯独缺少触及评论家现象，为此我提出韩梅村的评论现象，以补空缺。

1992年5月于西安



## · 目 录 ·

|               |           |
|---------------|-----------|
| 韩梅村的评论现象..... | 李若冰 ( 1 ) |
|---------------|-----------|

### 开 篇

|                  |       |
|------------------|-------|
| 张俊彪：中国文坛的奇迹..... | ( 3 ) |
|------------------|-------|

### 本 篇

|                    |         |
|--------------------|---------|
| 棱面之一：小说的视角.....    | ( 14 )  |
| 棱面之二：纪实文学的视角 ..... | ( 108 ) |
| 棱面之三：诗歌的视角 .....   | ( 227 ) |
| 棱面之四：屏幕文学的视角 ..... | ( 243 ) |

### 终 篇

|                     |         |
|---------------------|---------|
| 张俊彪个性心理与其作品生成 ..... | ( 283 ) |
|---------------------|---------|

### 附 录

|               |         |
|---------------|---------|
| 张俊彪小传 .....   | ( 309 ) |
| 张俊彪著作系年 ..... | ( 311 ) |
| 后 记 .....     | ( 329 ) |

# 开 篇



## 张俊彪：中国文坛的奇迹

我敢说，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张俊彪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 一、奇特家族史影响下的独特性格

1952年农历9月28日（公历11月15日）一个新的生命在甘肃省正宁县永和原文章公村呱呱坠地。他，就是当代著名青年作家张俊彪。

然而那里却并非其祖籍所在地。

作家曾多次谈到，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一次大移民”。在这次“大移民”过程中，先“将成千上万的百姓，集中在山西，尔后硬性往西北各地迁移”。因为“那时的西北大地，千里无人，万里无烟”，因此，“被移的民，视为流配，不肯前往”。于是，士卒便“将百姓反捆起来，一路押送”。据作家说，其先祖就是被“从山西一个长着大槐树的村庄”，“押送西行的”。其父亲曾确信无疑地告诉他说，“祖籍是山西大槐树底下人”。

关于先祖是“山西大槐树底下人”的传说，起码在今天的陕西关中一带，几乎众口一辞，至于是否完全真实可靠，不得而知。然而，在这里作家却赋予了它一种确定的历史内涵：不仅讲述了迁移西北这一他确认曾经有过的历史“现实”，而且还具体阐述了其历史因由，及在这一行为过程中，“先祖”将其“视为流

---

本篇所引材料均见《我走过的路》。

配，不肯前往”的情绪态度。显然作家对其先祖在生活嬗替更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态度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和关注。因为在作家看来，它不仅揭示了其个性心理中久远的历史基因，而且还揭示了这一“历史基因”的实际内涵。

不仅如此，作家还将其“倒背双手”的行为习惯也归因于其先祖当年被“反捆”西行“基因”的一种遗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习惯”在这里被作家特别理解为一种屈辱的象征，一种沉思和酝酿着反抗的刚烈个性的外在形态。

据作家所知，其先祖被从“山西大槐树底下”迁移至陕西旬邑县卧龙山下；经过世代繁衍生息，至其“老爷手里，卧龙山下便有了一个八十多口人的张姓村庄”，这是其“家族的鼎盛时期”。然而至其曾祖父时，一场“年馑”，加上瘟疫，“人得黑泻马遭瘟”，“张家人死得堆满窑”，只剩下他的曾祖母和当时只有三岁的爷爷侥幸逃生，从此过起了“四处流浪”的生活。等到其“爷爷长大成人”，遵依其曾祖母“临终遗言”，“重回卧龙山下，认回部分土地，企图再振家业”。然而不久，即“因田地问题与外族人打官司，被人花钱买通”上级官府，“下了大牢”，在“烧红的铁链从肩上搭下后绕腰三圈”的严酷刑法威逼下，其祖父宁可一死，也“仍一口咬定那被人侵占的田地是张家的”，表现出一种宁死不屈的刚烈性格。其祖父遭刑惨死后，其祖母又拉着当时年仅“三岁的父亲”，象当年曾祖母拉着年幼的祖父一样，开始了“流浪生涯”（多么奇妙的巧合）。等到其“父亲长到十多岁，红河两岸来了红军游击队”。父亲为替家族报仇争气，毅然参加了革命，“成了红军的地下交通员，秘密送信在红河两岸”。一次，送信途中，却“因打死一名敌军官被彬、旬二县（即彬县、旬邑）通告缉拿”，只好又象当年的“老祖母”和“祖母”那样，“携老带幼”，连夜西逃到离卧龙山下虽只有三十多华里，却出了陕西省界，已属甘肃省管辖的正宁县永和原文章公村栖身，做了异乡村民。凭着对革命的实际贡献，解

放以后，俊彪父亲本可以做一名吃公粮的干部；然而人地两生，不仅干部名单上没有他的父亲，就连作一个普通村民的资格，那些胸襟狭窄、排外思想严重的山民们也不愿轻易给予。全国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家却因天灾人祸，连续遇到了两个三年，至今仍令其心有余悸的大饥荒。当时，他和他的弟妹被饿得“借阳光透过薄得象一层塑料薄膜似的透明的肚皮，看得见被野草野菜染成绿色的肠肠肚肚”。其父亲为养不活一家老小，愁得“一夜间”“白了胡子”，决心自杀却复又活了下来。其母亲放心不下孩子，决心活下来亲眼看着儿女们长大成人，却被无情的饥饿吞去了年仅三十八岁的旺盛生命。

这是一部充满了坎坷不幸和深重苦难的家族史，也是一部充满了奋斗和苦求的历史，更是一部不屈个性世代相承的历史。在张俊彪看来，不仅其个性心理中的正义、良心、同情心、抗争精神和坚毅品格等，与其家族血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连其平时背手走路的习惯，也是其先祖被强制西移时，长时间反捆双手形成的定势在其身上的一种表现。

## 二、独特经历浇铸的个性与事业

命运对于张俊彪本人来说，也十分严酷。

在作家生命史上，曾有过七次危及生命的大劫难。

第一次，六岁那年，一天下山去帮母亲弄柴禾。脚下一滑溜，从山坡一直滚到沟底，鲜血染红了衣襟，却幸免于死。

第二次，一个盛夏，与小伙伴一起去放牛。同伴落水。救出了同伴，自己却被卷进了旋涡。他边挣扎边呼叫同伴把打牛鞭子伸向他。靠着同伴伸来鞭子的拉力，才爬上了岸。

第三次，一个大雨天，他和另外两名战友，奉命随卡车到汉中市南的江边装沙子。驾驶室内，除司机外，只能再坐两人。他主动坐在堆满沙粒的车厢顶部。不料在“车被一个大坑颠得跳起

老高”时，猝不及防地被一股弹力“抛”了下去。然而却居然侥幸被好心人救起，又活转了过来。

第四次，食物中毒，患急性痢疾，被送团卫生队。庸医滥施药剂，一次给服用了“黄连素6片，土霉素3片，氯霉素4片，颠茄8片”。“结果是药物刺激”，引起“肠胃合并大出血”，昏迷到第七天，才算“恢复了知觉”。

第五次，为从风驰电掣般开来的卡车前搭救下一个拉着沉重架子车的山民，自己的头却撞到了“左前轮铁板上”，“脑子肿高三公分”，“铁板被撞出一个碗大的坑”，“休克40多分钟”，却居然未死。

第六次，是他“给省委书记做秘书时，乘小车去外地接领导，途经华家岭，遇小雨，下坡拐弯时，司机刹车过猛，引起翻车，幸亏被沟边一棵白杨树架住”。

第七次，一个风雪之夜，在六盘山顶，也是车祸。

七次劫难，每次都很有可能置其于死地，然而却居然屡遭劫难而不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然，这都是一些极端的例子。

对俊彪来说，其坎坷不幸，更多的，则还是表现在平常岁月之中。

早在俊彪出生时，因其母亲过度劳累，竟将其“提前一月”降生在了牛圈里。这本是一种不幸，应当引起广泛同情。可是却反而成了某些人取笑的话柄，以极其轻蔑的口吻直呼他为“牛圈娃”。为了这不恭的浑号，俊彪曾和一个当面要笑他的邻居小孩干了一仗。

其母亲去世，留给他的只是精神上的巨大创伤和生活上的格外穷困。为了对抗不堪忍受的“胯下之辱”，他和同班一个恶少几乎打出了人命。

史无前例的“文革”一开始，作为一名“尖子”中学生的他，自然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厄运；回家当农民，又被生产队长

借故批判了一个整夜，高中毕业，为了不再落入胸襟褊狭的山民手里，同时也为了替父亲寻找一尊“保护神”，他才撇下年纪尚幼，亟需照顾的弟妹而进入了军营之中。

在军营中，他看到了又一面由“乡党关系”结成的“网”。而为了突破这面“网”，他不断付出代价：几次提干告吹，入团、入党障碍重重。

从部队复员，他有过春风得意，更多的，还是对人生的一种苦味体验。

当然，俊彪遇到的，不单是劫难，还有机遇；不光是遇到一个又一个政治或事业上的打击者，还有许多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不惟是劫难的肆虐，还有对劫难的坚决对抗。

生产队长开会批判他，反被他驳斥得张口结舌，不好收场；下连当兵第三天，就和一个仗势欺人的老兵“干了一仗”，使其当众出丑；为了替一个患胃溃疡病的新兵打抱不平，他署名向兰州军区司令部写了一份情况反映，使问题得到了公正处理；一位“大人物”指控他进行政治陷害，通过几年努力，终于使“指控”落空，在道德法庭上赢得了彻底胜利。依靠自己的努力，他不仅在小刊小报上发表了诗歌、散文、短篇小说，而且在二十二、三岁的年龄上，就在《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等大报刊上，刊发了大块头文章；并且在以后陆续出版了五部长篇传记文学，三部长篇小说，一本儿童小说集，一本散文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五部影视文学剧本，五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六十多篇散文，一百二十多首诗，还有数十篇论文及随笔，共约四百多万字。不仅使一个声言“张俊彪……要是把文章写出来”，情愿“爬下学狗走”的人狼狈不堪，而且使那个蔑视他的“同行”受到了事实的无情嘲讽。

天不丧斯文。关键时刻他总是遇见好人，这为他信心十足的前进提供了机遇和保障。

当工程兵时盖楼房，连长和排长总是把最关键的工作放心地



交给他去干，还多次推荐他当连队文书。这使他作为“人”的价值得到了充分认定。

被从装满车厢的沙堆顶上抛出去，司机恶人先告状。在“女声女气的指导员”的指斥声中，连长却十分动情地安慰了他。这使他作为“人”的人格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食物中毒，郭团长和于政委“亲自赶到卫生队”，严厉批评了卫生队长和那个庸医，指示“全力抢救”，才有幸活下来。

在宝鸡陆军第三医院，主治医生胡佩玉象老大姐一样关怀他，鼓励他奋斗成才。护士长则在他的稿子在黑板报上发表，提供了方便和支持。

在其艰难的创作道路上，俊彪遇见了一大批热情的支持者。诸如，发表了他第一首诗、第一篇散文、第一篇小说，以及出版了他第一部书稿的众多编辑先生。可说没有他们的慧眼独具和热心扶植，便不会有他后来的发展和创作激情。还有在关键时刻给予支持的各级领导，没有他们豁达开明地为其提供一定的创作环境，也可能使其创作事业半途而废。再者，就是关心其创作的广大读者、朋友、亲属和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他们或从精神上，或从创作自身，予以激励鞭策，这也是其成就事业所不可缺少的。

正是依靠自身坚毅的意志力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力所形成的强大合力，才使他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咬紧牙关，战胜困难和阻力，不屈不挠地前进着，一直走到了今天。

### 三、正面临着—道难解的命运方程式

与一般作家不同，俊彪脱离军营生活以来，可说是长期从政。他先在省委宣传部任干事，后给省委领导作专职秘书。文学创作之于他，只能算作“业余”。因此，俊彪的事业是以行政为主、创作为辅，构成一种主副业相交关系，在相交中互补互促，于完善人格过程中不断完善着自身创作的。